

↓1969年，
在剑桥大学的
查尔斯王储。



↑1981年
与戴安娜的婚礼。
←1969年
年仅20岁的查尔斯被封
为威尔士王子。
→2004年
带着儿子们追忆戴安娜。



↓2013年
与女王一起宣布议会开会。



↑2013年
孙子乔治受洗。
←2008年
与卡米拉在苏格兰，真心的快乐。

广泛,当然会有气候变暖,也涉及到社区的建筑,甚至关心不同宗教信仰与现代医药的关系。虽然他居住在宫殿里,坐在加长轿车里,但是远距离看,他更知道这些世俗问题与地球的未来息息相关。他担心人类活动正在毁灭地球,他说:“这个奇妙的实体悬浮在太空中,与宇宙的一切形成绝妙和谐。”

支持他的人说他具有远见,讨厌他的人说他是个有特权的怪胎,可是在他生活的真实里,这种特权因为人生中长期孤独,并不显得那么得意。出生后到懵懂期,他不能经常和父母在一起,懂事以后,他在严格的寄宿学校里生活,不仅经常见不到父母,甚至与3个兄弟姐妹也分离了。这种隔绝于世到今天还能看到后遗症,他身边最亲近的兄弟和朋友见到他仍习惯性屈膝敬礼、说“殿下”。他曾有个女朋友,他低头吻她,她低头敬礼,结果两个人的头撞到了一块儿。

他在“完美妻子”卡米拉身上才找到迟来的幸福,现在有了成年的儿子们以及刚刚出生的长孙。不过这个复杂的、由感性驱动的男人还在伸手探寻,想追求他一生渴望的爱,触摸总是不愿靠近他的幸福,他更想把一切精神上的平静和满足送给世上所有人,无论是权贵还是卑微。他没有喊出口号,但是在心里他要做一个“人们心中的国王”,他长久寂寞,不希望别人寂寞,他刚刚得了孙子,发誓要照顾其他人的孙子,他双眼闪亮地说:“这么多年来,自从我开始记事以来,我就有这种特殊的感觉,我想治愈伤痛,我想让一切变得更好。”

他做到了吗?评价要取决于他已经做了什么,而不是粉丝、批评者、保皇党人或者共和党人极端的指证。但是,尽管生于王家,这个王储却几乎没有得到过公正的评价。

29岁的时候,查尔斯王储曾在剑桥大学对听众说:“我这辈子最大的苦恼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还是十几岁少年的时候,他被20世纪60年代汹涌袭来的野兽派建筑惊吓。当同龄孩子享受自由恋爱以及源源不绝的摇滚音乐并以为“黄金盛世”已来到时,他却哀悼世界正以“进步”的名义走向苍白。他说:“我无法忍受毁掉历史建筑,砍掉挖掉篱笆,用化学剂覆盖地球表面,所有这一切我都是疯狂的。”

在康沃尔公爵领地,一处建于14世纪的庄园,现在仍为今天的王室成员带来收入。在这里,他用自己的方式推广理想中的未来。1980年开始,在王储的指导下,庄园收购了附近的房舍和农场,开始进行有机农业实践。查尔斯开辟了“Duchy Originals”,这是英国第一个有机食品品牌。10年后的1993年,他又开始“Poundbury”计划。Poundbury是位于英国多尔切斯特地区附近的一个小镇,在这个小镇上查尔斯王储想通过建筑、道路、公共空间的合理设计,创造出一种和谐温馨的理想社区:房子不要高过5层,商业建筑和居住建筑混合,道路不要过直过宽,孩子们要有安全的嬉戏场所,最好在各家的视线之内,重要场所尽量在可步行距离内。总之所有一切设计都以人为本。今天,“Poundbury模式”证明是成功的,这个有3000居民的小镇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旅游点,吸引无数市政规划者前来参观,每个亲眼看到的人都免不了深有感触,城市的千篇一律或者一味高大却缺少人际沟通的建筑物已经让城市居民厌倦,人们渴望具有亲和力的居住和工作环境。

在促进地球的持续发展以及照顾弱势群体方面,查尔斯王储诚恳而热情。他是428个慈善团体的支持者,自己还成立了超过25个慈善组织以及“威尔士王子慈善基金”。除了在英国外,该基金会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中国还有同级别实体。他提出了一系列提高公共意识的动议,其中包括“为可持续性负责”,即敦促所有商业和公共部门在做出每个决定的时候考虑环境因素。

他的第一个慈善组织“王子信托基金”成立于1976年,当1981年伦敦和利物浦发生青年暴乱、凸显在撒切尔夫人治下英国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分裂时,信托基金开始寻找办法帮助下层阶级的青年们抵御“撒切尔主义”改革的种种冲击。这是第一次,当然却不是最后一次,王储利用自己的慈善事业扩展英国君主制的界限,使王室可以对任何事情给予关注,并由此影响政治。

他的动机并非全部来自理想主义,对于那些他关切并希望帮助的年轻人,他说:“有些人很幸运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不完全是因为教育,更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评价过低”。出于这份同情心,他或许不知道这也形容了他自己的多年挣扎。

37年时间里,“王子信托基金”出资出力,帮助65万年轻人开始新的生意或者事业,1500英镑的资助帮助伊德瑞斯·艾巴加入了英国国家青年音乐剧院,让他重新对自己的爱好有了信心,最终成为英国知名电视演员、戏剧和电影演员。2000英镑的贷款使詹姆斯·索默维尔在1986年成立了设计公司Attik,后来这家公司得以出售给广告巨头Dentsu。詹姆斯说:“如果查尔斯王储在行业里,他可能是另一个乔布斯或者理查德·布兰森(维珍集团总裁)。”而詹姆斯自己呢?现在是可口可乐全球创意副总监。

年轻时,查尔斯希望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也乐于多方倾听意见。1970年7月他见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建议他只要做一种“存在”就好。他拒绝了那个建议,因为知道如果仅做一种“存在”对于君主制将是致命的。他说:“我知道有很多美国人认为我的工作就是参加各种宴会,说一些好听的话,但是如果只是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会被轻易抹去。”他很听祖母的话,对于叔叔蒙巴顿爵士的意见也很尊重,和父母不一样,叔叔对他的理想不仅理解而且支持。有一次“王子信托基金”计划投资复兴英格兰西北部、已经没落的传统棉花工业中心Burnley,查尔斯王储的父亲、菲利普亲王的反应是:“你干吗要保护那些可怕的破旧地方?”

而英国著名外交家和政治家克里斯托弗教会查尔斯王储如何使用王室的能量完成自己追求的目标。克里斯托弗指出,很少有人能拒绝与王储会见的邀请,更不要说再加上豪华晚宴和看上去傲慢的客人,于是在之后的40年中,查尔斯王储用他不同寻常的号召力聚集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在他的餐桌边,在他的花园里,在他的客厅里,这些人既为他的慈善基金慷慨捐资,也跟着他访问世界最落后贫穷的角落。用王储自己的话说,他希望“汇集商业人士、政府和各机构,与非盈利组织一起商讨从未想到过的话题”。

2009年4月,一个摄影师拍摄了查尔斯王储住的圣詹姆斯宫,捕捉到一次“峰会”镜头:有8位政府首脑,分别是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法国总理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圭亚那总理海因兹、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以及挪威首相延斯。此外还有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4位英国内阁大臣、几十位各种国际组织和机构的领导人。这次“峰会”由查尔斯王储召集,议题是成立一个紧急基金保护正在减少的热带雨林,这次会议成为跨政府合作的典范,在之后的一年中成功筹资64亿美元,用于帮助热带雨林国家。

今天,当年在场的国家领导人中只有4人还在位,但是王储还在继续跟进这个议题,这或许就是他具有争议性的一个原因之一,他的地位和身份是不能被选民“罢黜”的。在英国1/4的人坚决不能接受君主制的继承传统,英国的共和党人更视君主制为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根源。英联邦国家的共和党人们也憎恨王室还像大英帝国时期那样“阴魂不散”。澳大利亚小说家《辛德勒方舟》的作者托马斯·肯尼利曾说:“我见过卡米拉,和她交谈过,她非常和蔼,同时说话中肯,但是和蔼并不表明我希望英国王室继续做我的国家的首脑。”

反

君主制的人士认为,在无可挑剔的英女王与更脆弱的年轻一代之间,查尔斯是薄弱的一环,这不是真的。查尔斯通过影响政治改变现状、促进各项议程的企图很明显。他亲笔书写的信件定期出现在英国首相和反对党领袖桌面上,新闻报道指出从2010年英国联合政府上台后,查尔斯已经与内阁大臣们召开过36次会议,今年8月,默多克旗下的《泰晤士报》周日版宣称,王储在政府内部安插“奸细”,以方便他干预政治。其实所谓的间谍是王室派往政府各部门的民事服务人员,这是传统之一。

很多内阁成员认为与查尔斯王储的会晤很具有启发性,他们也会吃惊地发现他本人和媒体描述的完全不一样,在很多问题上他具有专家水准的知识,他的态度很真诚,对反对他的人的看法不仅尊重,而且很诚恳。他有能力汇集不同党派、不同看法的人坐下来协商现实、世俗的问题,他能解决跨党派的分歧,克服政治上不必要的党派主义。这些,在以往的英国君主身上都没有发生过,对于现在威望极高的英女王,也很少有。过。

英国的大众媒体视自身为普罗大众的代理人,从来不会轻易给支持环保、智商极高同时又经常有极端想法的查尔斯王储通行证。而他鲁莽地承认热情、乐观的卡米拉是自己的“美丽偶像”,更是剥掉了媒体自尊。他俩在2005年结婚,到2010年《每日邮报》还污蔑两个人“各自过着独立生活”,宣称卡米拉“根本无法达到王室的要求”。公爵夫人的确有挣扎,她会带给王储一种轻松感,这在媒体看来是举止轻浮。今年夏天,在威尔士他们的宫殿里有一场滑稽舞表演,当时她笑到假睫毛都脱落了,而他和她一起笑,彼此的感情轻易能感觉到。

今天和英国人交谈,会发现他们对卡米拉的恨已残存极少,反对她的声音往往是被夸张的。以往针对卡米拉有很多扭曲、不实的报道,现在逐渐淡了,甚至有媒体主动纠错。查尔斯王储的顾问几年前就建议他纠正那些最恶意的诽谤,直到2012年王子才在自己的网站上声明,有关“7个鸡蛋”的说法是子虚乌有——传言说王储和卡米拉吃早餐的时候,每人面前排放着7个煮鸡蛋,煮的程度不一样,蛋黄的稀软程度因此各不相同,这样的小浪费足以印证查尔斯王储出的大奢靡。后来BBC的一个记者在著作中承认,“7个鸡蛋”的故事根本没有佐证。

好玩吗?是的,类似传言对英国人来说很重要,或许美国人并不太在乎。英国文化深深怀疑“富有的人能做正确的事情”。有谚语说:“如果不穿穷人的鞋子,就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一个要贴身男仆准备牙刷、牙膏的人(这又是另一个传言),怎么能与真实的世界联系?

是

的,王储非常富有,但是根本比不上他邀请的那些巨富。他让自己的宫殿调低暖气以节约能源,他会把洗澡水二次使用于花园灌溉,他穿着袖口磨损的外套,有的时候外套上还会有补丁。2012年他的年度收入是2000万英镑,其中很多他用于支付自己、妻子、儿子和媳妇执行王室责任的费用。他的税率是最高一类,不过一些带来收入的庄园没有按照公司纳税,因为不被定义为公司。马上有人指责他钻空子,王储的顾问表示,如果按照公司税率交税,王子的个人税率就会下调,前后没有太大差别。

最近有很多文章暗示,最好王储不要继承王位,直接传位给威廉王子会更好,年轻的威廉王子和美貌的凯特王妃自然有优势,但是查尔斯,无论是本能还是实践上,他都是个保守主义者。他说:“不要轻易丢掉老东西,最终你会发现其中的价值。”

南都供稿
原作: Catherine Mayer 原载: Time
网址: <http://content.time.com/time/subscriber/article/0,33009,2155616,00.html>
编译: 淮